

香椿树下思念长

□陈兆梅

在我的老家两城镇,香椿树是最寻常不过的树木,我家老屋的门前就有一棵。那是我读小学时,和爷爷一起栽下的。

香椿树苗刚被爷爷带回家时,它还没有我个头高,树干也仅有爷爷的手指般粗细。树身挺直光滑,树枝的顶端被整齐地切断,底端的树根也屈指可数,爷爷把它栽到老屋门口。“这么一节枯树枝,能种活吗?”看着光秃秃的香椿树苗,我不免疑问。“没问题,香椿树极易成活。不信你看着,过不了多久,它就会比你高。”爷爷笑着回应我。果然,过了没多久,枝条的顶端就冒出了毛茸茸的嫩芽,凑近些轻轻一嗅,一股浓郁的、特殊的香气扑鼻而来,仿佛在告诉我:它已成功把根扎进土里了。香椿的生命力实在太旺盛了,抽了芽的枝干就像被施了魔法,直直地冲向云霄。为了让它多分枝叉,爷爷经常给它打顶。即便这样,第二年春天,那株小小的香椿树依然超

过了屋檐,玉立于庭前,如风姿绰约的翩翩公子。

爷爷尤其喜爱吃香椿,从香椿刚开始发芽,他就举着长长的竿子打顶。刚开始发芽的香椿叶是油亮的红褐色,开水一烫,立刻就会变成绿色,浓香四溢。掐一把香椿芽,用刀切成末状,再来一块嫩豆腐,过水后加入一勺盐,一点儿香油,轻轻一拌,一道香气四溢的美味凉菜就成了。

香椿的生长速度很快,有时候头天看着还是一片红芽,第二天就会变成老叶。爷爷就把稍嫩的一些采下来,洗干净,撒上盐,腌成咸菜,配着面条吃。至于爷爷最喜爱的香椿炒鸡蛋,却几乎没做过。那时家贫,鸡蛋可比香椿金贵得多,爷爷还要攒着卖鸡蛋的钱,给我交学费,他哪里舍得做香椿炒蛋。

岁月如梭,一转眼,爷爷已离世近30个年头,我也离开家乡24年了。空荡荡的老屋门前,唯有那棵挺拔的香椿树还在随风摇曳,轻轻诉说着春天的思念……

母亲的针线筐

□曹宏安

岁月流转,那些沉淀在时光深处的老物件,总能勾起我心底最温暖的回忆。在我记忆的角落里,始终安放母亲的针线筐,它静静地伫立在岁月的光影里,藏着半生烟火,也盛着满满的母爱。那针线筐通体刷着一层温润的红漆,很新。我始终辨不清它的原材料,只瞧着纹理紧密,想必是柳条或荆条精心编织而成,做工格外扎实,红漆裹着编织的纹路,里外严实得不透一丝风。它约莫脸盆大小,深度却比脸盆要浅很多,底部朝着中间微微呈螺旋状向上凸起,容量不算大,恰好容下母亲平日里用的各式针线工具。

母亲的针线筐里,藏着一个小小的世界。里面摆着各式各样的钢针,做鞋用的粗壮大针,缝补衣衫的细巧小针,分门别类地放着,一旁还挨着与之相配的顶针和针锥。筐中的线更是琳琅满目,藏青、墨黑、素白的棉线是日常常用的,还有几缕从供销社买来的彩色丝线,点缀在其中。母亲总把棉线细心地缠在硬实的纸筒上,规规矩矩地码在筐里。纳鞋底专用的底子线,是用棉花亲手纺了再搓成的,粗实坚韧,寻常人费尽力气也难以拉断,专门用来做鞋底,耐磨又经穿。小时候我每双布鞋穿不了多久,脚跟处就会磨出一个指甲盖大小的洞,母亲总是说我:“脚上像是长了牙,这样费鞋!”语气里虽有些责备,但那又是满满的宠溺。

夏日的午后,日头漫长,母亲便会端着她的针线筐,坐在家门洞里,安安静静地做起鞋帮。我们家四个孩子,加上父亲,一家六口的布鞋,全是母亲一针一线亲手缝制的。母亲的针线活儿在邻里间是出了名的,纳出的鞋底硬实平整,底层还会特意垫上一层柔软的碎布,穿在脚上绵软又舒服。纳

鞋底是最耗心力的工序,针锥、钳子样样都得用上,先将粗针用力扎进厚实的鞋底,戴着顶针的手指使劲将针往前推,待针头透出另一面,再用钳子夹住针身,把连着线的针缓缓拔出来,随后将线绕在手腕上,用力勒紧,一针一线,密密麻麻,耗费大半天功夫,等鞋底纳完,再缝上鞋帮,一双崭新又合脚的布鞋才算完工。

这小小的针线筐里,除了针线,还装着竹尺、剪刀、老花镜,各式鞋样、边角碎布、大小纽扣等等,物件虽杂,却被母亲收拾得整整齐齐。冬日的夜晚,吃过晚饭,母亲便坐在昏黄的煤油灯下,就着微弱的灯光缝补衣物。我小时候淘气,总是闯祸。有一回玩火,不小心把棉裤烧了个大洞,母亲瞧见后很生气,狠狠地教训了我一顿,我吓得钻进被窝,连大气都不敢喘。可第二天一早,母亲就把补好的棉裤放在我床头,针脚细密,几乎看不出破损的痕迹。

母亲还会把裁衣服剩下的碎布收集起来,给我们每个孩子缝书包。姐姐的书包用各色花布拼缀,绣着简单的花纹,精致又好看;我的书包则多是浅素的碎布,算不上好看,却格外结实。我懂得这是母亲用零碎的时光,为我缝制的专属温暖。

那红漆针线筐,陪伴母亲走过了大半辈子岁月。母亲离世后,它便不知所踪,我再也未曾见过。

母亲的针线筐,装着柴米油盐的生活琐碎,更装着深沉无言的母爱,藏着母亲半生的欢喜与辛劳。筐里的每一根针、每一缕线,都仿佛有了生命,静静诉说着旧时光里那些平凡又温暖的故事。每每深夜梦回,我总能看见门洞里,煤油灯下母亲低头做针线的身影,仿佛还能闻到她身上熟悉的气息。我知道,母亲从未真正离开,她的爱早已融进这只针线筐的每一寸纹理里,永恒地留在我心底,深沉而绵长。

租书的年代

□旗王

四十多年前,青年人大都有过租书阅读的经历,我也不例外。

我租书从孩童时便开始了,还没上学时便喜欢泡在小人书出租店里,一分钱看一本小人书。几本小人书看下来,半天的时间就在津津有味的连环画中悄然而过,让幼年的我回味无穷。当然,父母亲和爷爷奶奶给我的零花钱,就都扔在了那家不大的小人书出租店里。

在小人书出租店里,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,所有的小人书都不允许带走,只能在店里看。等到我上学后学会读书写字,开始到处寻找那些大部头的文学名著时,突然发现城里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好几家租书店,和出租小人书不同的是,只要来租书的读者交给店里书价一倍以上的押金,就可以把自己想租的书带回家慢慢地阅读,租金也根据每本书的紧俏度而不同,并且价格不菲。一般的书一天一毛钱,紧俏的书一天两毛钱。要知道那个年代,一毛钱可以买两个烧饼吃,所以想租书的人,是要付出一定经济代价的。可即便如此,那几家租书店的生意都好得出奇,因为图书馆的借书证并不是人人可以拥有的,就算好不容易弄到一张借书证,也很难在图书馆里借到好书。喜欢读书的人们便将目光瞄向了租书

店,花钱租书读,并且趋之若鹜。

从小学三年级开始,我的书包里每天都有一本租来的小说。母亲每天给我两毛钱,让我路上买早点吃,我却偷偷地把这些钱全都用于租书,即使饿得前心贴后背也乐此不疲。想想好书的魅力就在于此,它能让读者在阅读的愉悦中体会到精神上的满足,忘记所有的不快和烦恼。从此,因为租书有了书读,我总觉得每天的日子过得太快,偶尔为了节省一点儿租书的钱,还得熬夜读完一本书,不然就多一天书的租金。那会儿母亲夜里见我房间的灯还亮着,总会来敲门让我早点儿睡觉,别太辛苦,她却不知道我挑灯夜读的是租来的小说。

冬去春来,在租书店里进进出出的日子持续了很久,城里的几家租书店我也挨个儿跑了个遍,直到工作之初还乐此不疲地在租书读。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租书店似乎一夜之间全都消失了,那是因为电视的普及,还有后来网络的发展,吸引了更多人的眼球,生活节奏的加快又让喜欢读书的人越来越少,至于对读书执着的人,又成了开架售书书店的忠实读者,租书店无利可图,终于一个个关门大吉。

怀念租书读的年代,因为那个年代虽然物资匮乏,却让我感到精神满足。那些曾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的租书店,不知满足了多少人的求知欲,想来小小的租书店在如烟的历史长河里不过是昙花一现,却也让人怀念终生。

父母的爱情

□翟长付

很小的时候,我便知道父亲是在战场上立过功的人。每逢夏天大暑,太阳最炽热的时候,母亲总会把家里所有的棉衣棉裤以及冬天的衣物,拿出来晾晒。和衣服一同晾晒的,还有一个铁盒子,里面存放着父亲各式各样的证件,以及几枚军功章。

到我上小学时,父亲常常在学校的礼堂里,给同学们讲述他抗美援朝出国打仗的故事。在大家心中,父亲是立过战功的英雄。看着同学们那满是羡慕的眼神,我的心里也盈满了自豪感。

父亲在县城工作时,结识了母亲。用当下的说法,他们属于自由恋爱。后来,母亲毅然追随父亲来到了农村。初到农村的母亲,跟着父亲学会了割麦、插秧、拾棉花等农活。父亲十分疼爱来自城里的母亲,尽量不让她做太多家务活。尤其是母亲成为裁缝之后,父亲更是主动承包了家里家外所有的事务。

记得小时候,家里经济并不宽裕,为了能让我们兄弟四人穿上得体的衣服,母亲总是在裁缝店里忙完一天后,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,又在昏暗的灯光下,为我们缝补、改制衣物。她的双手不知被针扎过多少回,可第二天,依然能看到她熟练地操作着缝纫机,为邻里乡亲赶制新衣,赚取一些微薄的收入补贴家用。

母亲没上过学,识字不多,但她对我们的学习格外上心。晚上总是让我们坐在她旁边做作业,她手里忙着缝纫活儿,时不时抬头看看我们,用微笑监督我们认真学习。遇到我们成绩不理想时,她从不打骂,鼓励我们只要努力就一定要有进步。

后来,我们兄弟四人陆续成家立业,母亲本该安享天伦之乐,然而命运却跟她开了个残酷的玩笑。那年大年初五,母亲中风了,经过十几天的治疗与抢救,最终还是落下了半身不遂的后遗症,只能依靠轮椅行动。同时,母亲丧失了语言能力,智商也退化得如同小孩子一般。

从那时起,父亲走到哪儿,就把母亲的轮椅推到哪儿。最令人感到温馨的画面,莫过于夕阳西下的时候,父亲缓缓推着轮椅,时不时低下头在母亲耳边轻声低语,母亲则开心地发出呜呜的声音。

母亲坐了11年轮椅,身上的衣服、床上的被褥始终干干净净。父亲那本有些火爆的脾气,在面对母亲时,也彻底消失了,他的脸上永远挂着微笑。

母亲离世后,父亲一下子变得沉默寡言,时常坐在家,看着母亲的缝纫机发呆。后来,父亲患上了癌症,我在医院陪护他时,忍不住问:“爸,您照顾妈妈十几年,心里有没有过怨气?”父亲微笑着,眼中满是深情与怀念,缓缓说道:“你妈妈给我生了4个儿子,她是我们家的大功臣啊!她为这个家付出了太多太多,踩了几十年的缝纫机,没日没夜地操劳,把你们兄弟四人拉扯大。从操持家务到照顾你们,哪一样不是她用心在做。没有她,就没有咱们这个温暖的家。我照顾她,是我这辈子最心甘情愿的事。”

父亲是战场上的功臣,而在父亲心中,母亲是我们这个家当之无愧的大功臣。那缝纫机的“哒哒”声,仍在记忆深处回响,这声音是母亲为家庭付出的无数心血。母爱的伟大,无以言表,在我们兄弟几个的心里,母亲也是我们家的功臣。